

内蒙古高原的春,是被一串串向上的声音喊醒的。

最先掠过耳畔的,一定是风的问候。不再是冬天夹杂着雪花碎片凛冽的寒风,而是春日煦的风揣着几丝暖意,踮着脚尖往高处攀援。它吹过残雪消融的草垫、穿过疏朗的白桦林、拂过老屋的脊瓦时,发出清越的声响。那声音不沉不闷,像有一双温暖的手,摇醒了冬眠的小村庄。脚下的冻土也伸了伸懒腰,醒了过来,它的眼神清澈,望着天边匆匆赶路的云朵。

我的脚步沿着河岸走,春风有些急促,迫不及待地想把小草、小花都找见,看看隔了一个季节的它们可安好?我跟着风,脚步也急了起来,急着寻找属于我的春天。

我听到了草芽破土的声音。那声音极轻、极细,却有一股子向上的执拗。在一块巨石的脚下,冻土的裂缝里,小草用攒了一冬的劲儿,破开土层,斜斜地冒了出来。这生命的告白,那么鲜亮,那么稚嫩。

我一走,一边寻找着更多小草的消息。一棵、两棵、三棵,它们顽强地伸展着腰身,倔强地向上生长,极力触碰着春光。

倏然,一阵鸟鸣撞碎长空,北归的大雁驮着春色,排着“人”字形,喊着乡音归来了。它们驻足在河心上的小岛上,停留在柳树的枝头、歇在农家的屋檐上。一声声清脆的鸟鸣,消散在春风里。

我的小白鞋在一株车前草的嫩芽上骤然停住。轻柔的风,竟带着我的身体摇晃起来。我索性随意地摇摆,不去刻意地端着姿态,就像桥那一丛迎春,嫩黄的枝条软软地垂着,在风里舒展。风吹过我的发梢,掀起衣角,而后再一寸寸沁入心脾。慢慢地,整颗心都跟着春风,融化在这无垠的春色里。

我知道,风的手心里攥满了太多神奇,它的掌心聚拢着一冬积攒的暖意与灵秀,轻轻一吹,便流淌出漫山遍野春的消息。

她柔柔地伸向旷野里的桃树,指尖刚触碰到湿润的枝丫,沉睡的花苞便悄悄孕育、集结,而后睁开惺忪的睡眼,不久后,粉嫩的花蕊就会怯

安处春深好

于丽红

生生地探出头来,一缕缕馨香便悠悠地漫开,绕着枝丫、绕着行人打转,又随着风飘向远方,引得赏花人循着香气而来。可她,又俯身去抚摸篱笆边的小灌木,指尖拂过刚转绿的枝条,星星点点的小花便一簇簇、一串串地绽放,像缀满了紫色的小铃铛,在风里摇曳着,晃出了细碎的笑声,那明媚的颜色,是熬了一冬的小欢喜。她索性又俯下身去,对着解冻的土地轻轻吐了一口气,这口气温温的、润润的,钻透了土层,解除了所有禁锢。于是,土地里藏着掖着的植物和小动物再也无须躲藏,一个个嫩生生地探出了小脑袋。蛰伏的蒲公英顶开了枯叶,舒展着嫩绿的叶片;埋在土里的花籽,也悄悄撑开了种皮,铆足了劲儿往上钻。小野兔从一个漆黑的洞口里探出头来,四下张望;小松鼠纵身一跃,跳上了松树枝头。它们争先恐后地悸动着,伸着懒腰,打量着新世界。都想快些,再快些,一亲春天的芳泽。

就这样,我在春天的扉页里聆听花开的声音。是啊,这是复活的节日啊!辽阔的塞北,所有的事物都充满了生命力,你看老树的新枝已经是青油油的了,和身边玉露的枝干一样鲜嫩;你看,柳丝就那样垂着,才露出的芽儿也是绿绿的,风一吹过,它就跳起好看的舞蹈,大大方方地展示。还有那边,一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,也羞怯怯地,探听这春天的秘密。

一步步走着,就走进了春天涌动着的蓬勃的生机里。远山被一片朦胧的绿意打败,荒凉的颜色早已不知所踪。此刻青翠嫩绿的山、碧波荡漾的水,就是春天最好的代言,不必再费心地寻找,伸手就可以触摸的一切都已打上了春的印记。

我伸手去抚摸这一片泼泼洒洒的好春色,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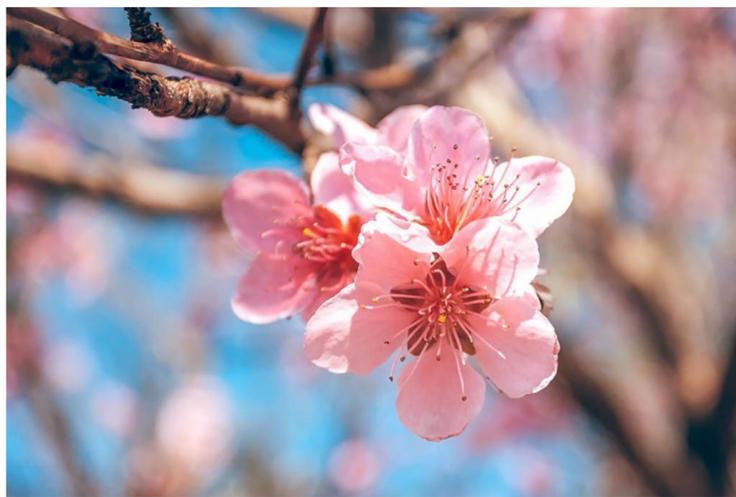
尖触到的,是草叶上滚落的薄雾,是花枝间拂过的软风,更是整片原野挣脱了枯萎的鲜活。目之所及,再不见半点枯黄萧索的影子。衰草早褪去了冬日的颓废之势,在风里轻轻晃着。枝头的花苞鼓胀着,正憋着劲儿要绽成满树芳华。就连那些蛰伏了许久的老树,也悄悄抽出新叶,给遒劲的枝干披了一层浅浅的绿纱。万物都卸了旧日,在暖融融的阳光下轻装上阵。它们说着冻土消融的喜悦,说着春风送暖的惬意,说着一场关于生长的盛大期许。

远处传来悠扬的长调,牧鞭的脆响在天空打了个结,而后消散在风里。小羊羔撒开四蹄撒欢,时不时蹦出几声软糯的“咩咩”声,随后便又追着羊群的尾巴,一溜烟跑远了。田垄上的播种机稳稳划过去,在黑土地里犁出条条笔直的小沟壑,为粮食作物搭建温床。低空盘旋的无人机“嗡嗡”作响,它正细细丈量着这片孕育着希望的

土地。我站在河畔,听蓝色内蒙古高原的春之声,声声入耳。虽没有江南的婉转柔媚,没有中原大地的排侧缠绵,却可以听到,只有这片土地才有的雄浑与昂扬。在这里,风的呼吸带着“野”的辽阔,草芽的破土声裹着坚韧,野鸟的清啼里藏着高远,牧民的歌声里承载着对生活的渴望与热爱。

你听,所有的声音都是向上的。向着更澄澈的蓝天,向着更丰茂的草原,向着更蓬勃的生命,向着更滚烫的远方。这向上的春之声,是河的脉动,一下下,跳动着亘古不变的生机,跳动着草原永不枯竭的生命力。

抬眼间,忽又见一只鸟儿抖落了翅尖的尘



土,啄开了一个紫色花苞。而另一棵树上,几只鸟雀亮开了婉转的歌喉。沉醉中,天边忽然飘过几朵云,像被谁随手扯来的厚棉絮,慢悠悠地遮住了暖融融的日头。霎时间,阳光淡了,天地间的亮色也敛去了几分,风里竟添了一丝丝微凉。是要下雨了吗?我不得暗自嘀咕,可别辜负了这来之不易的别致春色啊。

然而,转念一想,便又释然了。这世间的光景,本就没有尽善尽美,也难有一路的风光无限。就像这春日,有晴光潋滟的明媚,也会有薄云遮日的微凉;有鸟语莺枝的盛景,也会有风雨欲来的小波澜。这不正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吗?不必为一时的阴晴怅惘,毕竟,云影会散去,阳光会重来,说不定等会儿雨丝落下,还会洗出一个更清亮剔透的春天呢。

春,正循着脚步渐渐深了,漫过了草原的边

际,染透了枝头的新绿,那就伸手抓住她吧!抓住她,便握住了漫野的花香,幸福就跟着春光溢进了心坎;抓住她,便挽住了浩荡的长风,烦恼就被吹得烟消云散;抓住她,便攥紧了蓬勃的生机,梦就缀满了青草与流云;抓住她,便牵住了向前的脚步,时光就再也不会被辜负。

回首间,倏忽走远的路,早已被长风漫过,无处觅得来时时的辙痕。那些散落的足迹,那些悄然流逝的晨昏,都化作了岁月里淡淡的印记。唯留一片素心,不染尘嚣,在这淡淡的红尘里,或伴着马蹄与长风远行,看遍草原的日出与日落;或静静地安放一隅,守着老屋的炊烟,听风过草尖的轻响;或煮一盏清茶,看茶叶在水中舒展沉浮,氤氲出满室的清香;或翻一本素书,让文字与春光相融,字里行间都是岁月的安然。如此,便不负这一程山水,不负这一方归处了。

读过的那些“无用之书” 终成岁月底气

池小花



新学期开始了,孩子们都拿到了大大的、彩色的新书。如今的孩子拥有的书太多了,对课本好像不那么“感冒”。

我上小学时,开学就盼着发新书。新书有一股油墨味儿,刚好撞在我的味蕾上。一发下来,就迫不及待打开嗅一嗅。那味道虽然带着微微的苦涩,但总是直钻鼻孔,比吃一颗冬天里藏在窖里的黄元帅还要香。

那时,我没有“闲书”,课本是我唯一的书。课本是珍贵的宝贝,我努力保护它、爱惜它、用好用它,不辜负它。有时找不到报纸包书皮,就时刻护着,写字时轻轻翻,衣袖不压着页角。一个学期结束,书页之间多了很多小字,但书不显旧,封面还是原来的样子。

虽没有“闲书”,但也因为机缘巧合读过一些书。有一本舅舅的《思想品德》,原本打算拿来引火的,被我“抢救”下来。内文中日本鬼子扫荡的画面成了童年阴影,此后隔三差五就能梦到日本鬼子进村,全家躲无可躲,最后退到一堵破旧的土墙后。捉迷藏躲到黑乎乎的空房,无意间从地上摸到一本无头无尾的《三国演义》,锦毛鼠刚出场,故事就戛然而止。衣柜里藏着有一本有头无尾的《冰川天女》,看着看着,也不知道金世遗后来怎么着了。反正就这么囫圇吞枣,有一搭没一搭地读,不认识的字读半边,“齐墙”(吝啬)鬼骗地,

破“定”(绽)百出,耗子咬过的地方就连蒙带猜,也倒是颇有乐趣。

渐渐长大了,字也差不多认全了,也终于有了一两本“闲书”。就此别过,后有期”的侠义江湖,十六年生死相隔斩不断的儿女情长,《郎雀》的有惊无险,《老夫子》的幽默搞笑,《读者》的心灵鸡汤……眼泪与欢笑伴着成长的车轮疾驰,一路上山峦起伏、星光点点。

有一阵,我读书很浮躁,总觉得一时半会儿又用不上,何必“浪费”这么多时间读这些“无用”之书。当时,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小论文,也就坚持读下去了。

后来,当我一次次独自穿过悲喜,拥有知识和眼界,拥有底气和勇气,方才深深知道,书的价值,不在于它的标价,而在于知识的厚度、思想的重量。当我的世界混沌不清,当我陷入迷雾之中找不到方向,当我像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,是那些曾经读过的“无用”之书,为我指点迷津,帮我开拓出一条路,并在路上种出了鲜花。

时至今日,课本上具体有些什么内容,大都已忘却。然则故宫之宏伟,长城之磅礴,已从静止的文字和图片变为可触可感的诗行。我深知“读书破万卷”,亦明白“此事要躬行”。千古风流人物,谁人不念庭前枇杷?香山红叶那么美,核舟那么精妙,书中的丰盈天地受用不尽。

课本不是唯一的书,也从来不是终点。

猪油飘香

杨应和



在味蕾的记忆深处,总有一缕猪油的香气久久萦绕,挥之不去。小时候,家里条件有限,买不起鱼、肉,母亲便常常用廉价的板油熬猪油,满足我们的味蕾。

每逢冬日寒风起,母亲便开始熬制猪油。她先将买回的大片板油洗净,切成均匀的小方块,撒上

手,问我还疼不疼。我摇摇头说不疼。

后来,那双塑料凉鞋穿坏了,我就在公社前面的垃圾堆里捡别人丢弃的塑料皮鞋,剪下能用的部分,用烧红的铁棍把我断裂的鞋补好。有时拣不上黑色的废旧塑料鞋,黄色的、蓝色的拣来也照样烫补上,结果这双塑料凉鞋被我补烫得面目全非,却整整穿了三个夏天,直到实在无法再修补,我才恋恋不舍地把它扔掉。

“爸,您想啥呢?快试试这双品牌皮鞋吧?”

女儿的一声叫将我回忆中拉了回来。于是,我把50多年前那双塑料凉鞋的往事讲给姑娘听,谁知姑娘听后不解地说:“爸,您可真会编故事呀。”看着姑娘不解的目光,我生气地告诉姑娘,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,你怎么能说我编故事呢?姑娘见我情绪有点激动,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:“爸爸,对不起,真没想到您小时候那么苦,以后我会让您的晚年好好享福的。”姑娘的话让我眼眶一热,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母亲不时用锅铲轻压油丁,逼出最后一缕油香。待油渣被熬炼得微微蜷缩,油脂尽出,她便撤了灶火,等油稍凉,再一勺勺舀进陶瓷罐中。

猪油渣金黄酥脆,是那时最解馋的零食。拿一块放进嘴里咀嚼,“咯噔咯噔”脆响,满口醇香。除了当零食,猪油渣也是上等的佐菜,无论是和豆腐同烧,还是与猪血共煮,都能碰撞出极致的美味。

猪油最寻常的吃法,就是拌面。用筷子挑一坨猪油放进热气腾腾的面条,猪油瞬间融化在面汤里,浮起一层诱人的油花,让一碗普通的面条变得格外有味。面条与猪油的醇香充分交融,每一口都温润鲜香,让人食欲大增,连汤汁都要喝得底朝天,仍觉意犹未尽。

我最偏爱的,还是猪油拌青菜饭。从陶瓷罐中挖一坨猪油,埋进热气腾腾的青菜饭里,搅拌均匀。米粒裹着一层淡淡的油光,粒粒分明;青菜吸足了油脂,变得油亮翠绿。沁人心脾的猪油香,夹杂着青菜的清新直袭味蕾。我总是三下五除二就把整碗饭吃得精光。

如今,生活水平日渐提高,猪油也淡出了人们的餐桌,取而代之的是菜籽油、花生油等。那些曾经用猪油烹制的美食,也渐行渐远了。但每当我闻到猪油香,总会想起那段简单而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一双难忘的塑料凉鞋

冯宽



1970年,16岁的我正读初中,因学习较好,在班里当班长,个子高、干活又有劲,班主任李老师对我格外看好。当时我住校,一周回一次家,一个秋天的星期六中午,刚放学的我准备回家,李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:“冯宽,你想干啥呀?”我高兴地说:“我想干,李老师,有啥活呀?”

“公社王干部是我的同学,她家要挖个菜窖,说给四元钱,我知道你家困难,如果你愿意,中午就在我家吃饭。”我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利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的时间,把菜窖挖好,并打扫干净。中午,王干部留我吃饭,吃完饭临走时,还多给了我一元钱,我高兴得嘴都合不拢。

母亲做的布鞋很结实,但夏天穿上捂得脚出汗更厉害,我早想买双塑料凉鞋,这五元钱正好派上用场。我一路小跑到商店,买了双心仪已久的黑色塑料凉鞋,只花了三元六角。想到秋天家里要腌菜,我便用剩下的一元四角钱买了七斤咸菜。当时已是深秋,过了穿凉鞋的季节,可我心红得不行,穿上新凉鞋就急着往家赶。也许是穿上新凉鞋兴奋的缘故,10公里的路我竟没用多长时间就到家了。父母见我穿着新凉鞋,惊讶地责问我:“你的钱是从哪来的?”我激动地给父母说明了情况。父亲听后,点了点头,二话没说就下田干活去了。母亲却看着我挖菜窖打起水泡的手心疼地说:“穿什么凉鞋呀,老布鞋不也挺好的吗?”边说边摸着我的

手,问我还疼不疼。我摇摇头说不疼。后来,那双塑料凉鞋穿坏了,我就在公社前面的垃圾堆里捡别人丢弃的塑料皮鞋,剪下能用的部分,用烧红的铁棍把我断裂的鞋补好。有时拣不上黑色的废旧塑料鞋,黄色的、蓝色的拣来也照样烫补上,结果这双塑料凉鞋被我补烫得面目全非,却整整穿了三个夏天,直到实在无法再修补,我才恋恋不舍地把它扔掉。

“爸,您想啥呢?快试试这双品牌皮鞋吧?”

女儿的一声叫将我回忆中拉了回来。于是,我把50多年前那双塑料凉鞋的往事讲给姑娘听,谁知姑娘听后不解地说:“爸,您可真会编故事呀。”看着姑娘不解的目光,我生气地告诉姑娘,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,你怎么能说我编故事呢?姑娘见我情绪有点激动,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:“爸爸,对不起,真没想到您小时候那么苦,以后我会让您的晚年好好享福的。”姑娘的话让我眼眶一热,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